

陈启明·著



清代女性诗歌
总集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陈启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 3
ISBN 978-7-309-16121-2

I. ①清… II. ①陈… III. ①女作家-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27134号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

陈启明 著

责任编辑/赵楚月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75 千

202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6121-2/I·1311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作为一种传统文献类型，总集无疑成为研究历代文人诗文学作品一笔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源。清代是总集编辑的繁荣时期，包括女性诗歌编录在内的总集数量，较之前代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探察清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发展和变化格局，这些女性诗歌总集自然是我们不能缺少的文献凭证。就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研究情况而言，尽管学人对这一领域已有所涉及，但从总体上来看，相关的研究或流于概览性的简述，或限于个别文本的论析，众多的总集文本和很多方面的问题尚未系统和深入触及，这自和有清女性诗歌总集大量流传的现状不甚匹配，故实有必要加大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力度。

启明博士的这部《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系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稿。多年前，她进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元明清文学方向博士学位，其时鉴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即酝酿以此课题作为博士生学习阶段的研究目标，有志于在该领域有所开掘。在我看来，这项工作既有一定的挑战性，又富有研究价值，很值得去做，是以支持她的研究计划。经过数载不懈的努力，启明博士完成了学位论文的撰写，并得到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的好评，初步实现了既定的研究目标。毕业之后，她虽然在新的岗位担负其他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但从未放弃在清代女性诗歌总集这一领域的耕作，而是利用工作之余，埋头修润，对先前的研究所得进

一步加以充实和拓展。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即是她历时数年而花费大量心血的一项研究成果。

启明博士为人踏实而睿智,这也集中体现在她的研究作风上。早在博士生学习期间,自确定研究目标之后,她就全身心地投入对有清一代编刊的女性诗歌总集的系统调查和研读,从发掘和清理第一手文献资料做起,这从本书附录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叙录”即可见一斑,尽管因此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为相关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整部文稿从完成撰写到完善订补,凝聚了作者潜心钻研和勤于思索的研治精神,难能可贵。以我个人之见,本书至少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首次对有清一代女性诗歌总集进行系统的查阅和梳理,从而为全面观照这些总集的编纂形态、文献价值及文学意义创造了条件。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数量繁多,开展深入调查工作量较大,具有一定的难度,为了全面了解这一历史时期女性诗歌总集的编辑情况,作者遍查各藏书单位所收藏的相关文本近百种,掌握了大量原始的文献资料,在系统清理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审观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整体样貌。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对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总体特征的考察,作者站在编纂史的角度,比较中晚明兴起的女性诗歌总集的编刊情状,探究清代顺康至同光三百余年间女性诗歌总集的发展和演变趋势,分别从总集选文视野的拓展、编纂类型的多样、编纂体例的完备以及选评自觉意识的增强等几个层面展开讨论,揭橥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呈现的不同特征。以总集选文的特征为例,作者认为,自清代以来,女性诗歌总集无论在选文数量上抑或选域上都有较大的突破,前者像编选规模宏大的《名媛诗纬初编》、《燃脂集》、《撷芳集》、《国朝闺秀正始集》系列、《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等多种总集,选录诗人及作品的容量趋于扩张;后者在选录范围上则由“沿

古”重点朝向“罗今”，本朝女性诗人占据的比例增大，反映出编者对“当代”女性诗人及诗作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升。再以总集编纂类型的多样化发展态势为例，作者对照见于著录的三十八种明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类型，指出其大多属于全国性的总集，而至清代，则大量出现了郡邑性和氏族性的女性诗歌总集，其中郡邑性总集包括以地理学指称的某些区域为选择对象及以某一地区的女性作家为辑录对象的郡邑诗歌选本；同时，清代还出现了前代所未有的诸如女弟子、酬唱、课艺等各种女性诗歌总集的新颖类型，与以往较为单一的总集类型相比，整体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示出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编纂趋向深化和细化的一种发展态势。看得出来，凡此针对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总体特征的考察，得益于作者对相关文献系统而深入的调查和把握，因而也相对全面而贴切地揭出这一时期女性诗歌总集不同于前代的一些变化特征。

二是点面结合，以小见大，通过对清代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总集文本的细致解析，展现这一时期女性诗歌总集编纂的多重形态和演变趋势。从研究的基本策略而言，“面”的梳理往往须以“点”的组合来支撑，不然的话，很容易陷入虚而不实、大而无当的研究窘境。可以说，以“点”带“面”的策略贯穿了本书的主体论述结构，作者主要根据文本编刊的时间，将有清一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纂辑分为前、中、后三期，用三个大章的篇幅，具体探析多个代表性总集文本反映的编纂特点，历时性地揭示存留在不同文本当中的历史标记。以顺治年间问世的季娴所编《闺秀集》为例，作者不但细致考察了此书以诗体分类的编选体例和多有夹批及诗末短评的批评方式，指出这种以诗体为经纬的分类法，显示了编者重视诗歌美学品质的立场，不以社会身份与道德操守作为取舍标准，而寓评于选、不循惯例的品鉴态度，则凸显了编者作为一位女性选家自觉的批评意识，突破了先前全然由

男性主导的诗学批评格局。与此同时,作者又从多个侧面,详尽探析了此书崇尚复古的选评倾向,彰显其时复古主义诗学理念在清初女性诗歌总集印刻的历史痕迹。再如书中围绕乾隆年间刊刻的汪启淑所编《撷芳集》所展开的考察,其同样通过深入而细致的文本分析,着重探讨该书采用以女性别集、各类诗选与诗话以及笔记等为选源的多渠道的选诗方式,究察其以选存史的编选特征,并由此突出这部总集文本构建清初至乾隆中期女性诗歌发展图谱的文献价值和文学意义。

三是拓宽考察的视野,将那些女性诗歌总集放置于清代开阔的诗学领域和文化场景中去审视它们的纂辑意图和诗学取向。有清一代女性诗歌总集种类庞杂,由于众编者的身份、学养、观念不尽相同,各总集的编例和取向也会存在差异,因此,要分辨这些总集各自的编纂特征,深入不同文本的独立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么做也会带来只见涓滴不见海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潜在风险,而本书作者则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除了贴近不同总集文本,剖析其各自拥有的特点,透视其阶段性的历史面貌,又格外注意整体观察这些限定性别的诗歌总集,如何不同程度地参与清代主流诗学的建构,审辨在特定文化环境下产生的总集文本所呈现的审美倾向及时代印记。比如本书的第五章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基于晚明以来性灵文学思想的传输,清代选家在编纂女性诗歌总集、追溯女性写作历史之际,十分关注闺阁的本色特质,将女性的本质和“真”“清”“性灵”的诗歌美学联系起来,认肯女性诗歌抒写真情的审美境界和风格特征,用以抬升女性文学的价值地位。同时,鉴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自清初以来有所消退,特别是时至康熙朝后期,儒家诗学话语逐渐占据诗论主流,循沿传统诗教意识有所增强,这也相应地渗透到女性诗歌总集的编纂当中,尊奉诗教的道德标准为之显突。通过上述这些相关的考察,作者力图从中辨识清代女性诗歌总

集与女性诗学批评之间构成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所涌动的两种彼此违异的文学思潮,厘清贯穿其中的时代思想脉络。

要而言之,有清女性诗歌总集作为清代诗学发展历史的有机构成,乃是一块值得充分开掘和拓展的研究领域,启明博士投入其中,耕犁数年,富有收获,令人感到欣慰。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推进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而且对于整个清代诗学史研究的拓辟不无学术意义,这也是我所期待的。

是为序。

郑利华

2022年2月16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概述	9
第一节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总体特征	9
第二节 清人编选女性诗歌总集的动因	26
第二章 清代前期女性诗歌总集	37
第一节 第一部女性论诗之选：《闺秀集》	38
第二节 易代之际的名媛诗选：《诗媛十名家集》	57
第三节 以“纬”拟“经”的女性诗史：《名媛诗纬初编》	71
第四节 湮没日久的通代选集：《燃脂集》	87
第三章 清代中期女性诗歌总集	103
第一节 清代闺秀的存史之选：《撷芳集》	104
第二节 宗尚风雅的吴中十子合集：《吴中女士诗钞》	122
第三节 独标一格的女弟子诗选：《随园女弟子诗选》	135
第四节 推尊格调的名媛“精”选：《国朝名媛诗	

	绣针》	149
第四章	清代后期女性诗歌总集	168
	第一节 许夔臣与《国朝闺秀雕华集》	169
	第二节 恽珠与《国朝闺秀正始集》	196
	第三节 存史之用的合刻型总集：《国朝闺阁 诗钞》	209
	第四节 郡邑闺彦的典范之选：《松陵女子 诗征》	225
第五章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与女性诗学批评	244
	第一节 性灵与闺阁本色的审美理想	244
	第二节 诗教与女性书写的道德高标	256
结 语	266
附录一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叙录	269
附录二	相关序跋资料辑录	322
参考文献	349
后 记	354

引 言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是指清人编刊的以女性诗人诗作为选录对象的总集。清代是我国女性文学高度繁荣的时期,相应地,这一时期选录女性诗人诗作的总集之编纂也是盛况空前。据初步统计,明清以前专门收录历代女性文学作品的总集加起来不足十种^①,而有明一代选录女性诗文的总集就多达三十八种^②,至清代则达到繁盛状态,仅笔者经眼的选录女性诗作的总集就有近百种^③。本书将结合清代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着重考察清人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所编选的各类女性诗歌总集的纂辑情况,

① 《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妇人集》二十卷,作者不详;《妇人集》三十卷,[南朝宋]殷淳撰;《妇人集》十一卷,[梁]徐勉撰;《妇人集钞》二卷,作者不详。《旧唐书·经籍志·总集类》记载有:《妇人诗集》二卷,[南朝宋]颜竣撰。《宋史·艺文志·总集类》记载有:《瑶池新集》,[唐]蔡省风撰。另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记载,尚有:《妇人文章录》,[后魏]崔光编;《妇人文章》十五卷,[宋]陈彭年编;《宋旧宫人诗词》一卷,[宋]汪元量编。另如《文选》《玉台新咏》《唐人选唐诗》中也选有少量女性作品,但不是专选,不在此列。

② 此三十八种明代女性诗歌总集分别为:田艺蘅《诗女史》十四卷、张之象《彤管新编》八卷、酈琥《彤管遗编》三十八卷、不著编者名氏《吟堂博笑集》五卷、俞宪《淑秀总集》一卷、郑文昂《名媛汇诗》二十卷、题名钟惺《名媛诗归》三十六卷、新安莲觉生《女骚》九卷、江元禧《玉台文苑》八卷、江元祚《续玉台文苑》四卷、赵世杰《古今女史》二十卷、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十三卷、梅鼎祚《女土集》二十卷、题书上徐石麒又陵父评阅《影鸾集》四卷、张梦徵《青楼韵语》四卷、池上客《名媛瓠囊》、卓人月《女才子四部集》、江盈科《闺秀诗评》、苏毓眉《胭脂玑》、许定泰《予怀集》、不详撰人《名媛新诗》、不详撰人《闺秀逸诗》、徐士俊《内家吟》、王彖来《娄江名媛诗集钞》、周履靖《古今宫闺诗》十六卷、方维仪《宫闱文史》、方维仪《宫闱诗史》、沈宜修《伊人思》一卷、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集》五卷、胡文焕《新刻彤管摘奇》、周公辅《古今青楼集选》、马嘉松《花镜雋声》十六卷、郭炜《古今女诗选》六卷、张嘉和《名姝文璨》十卷、张梦徵《闲情女肆》四卷、冒昌昌《秦淮四姬诗》四卷、周履靖《香奁诗十种》十二卷、叶绍袁《午梦堂集》二十一卷。参见陈广宏:《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编刊宗旨及选录标准的文化解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

③ 参见本书“附录一 清代女性诗歌总集叙录”。

内容包括编纂背景、编选体例、取舍标准、纂辑过程、版本源流、文献价值,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诗学批评,全面系统地研究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编纂情况,对于当前的学术研究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可以认真总结和借鉴前人辑纂女性诗歌文献的经验教训和具体成果,进而提高女性文献史料的整理质量,为日后的女性文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文献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总集的编纂伴随着清代诗学思潮的发展和嬗变,因此可以通过研究其不同的编纂旨趣和批评特色,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文学思想的演进。不过,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状况加以简要的说明和回顾。

首先是关于“清代”的时段划分。由于清王朝的历史跨度较大,在其从繁盛至于衰落的不同时期里,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也相应地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参照历史学意义上的界定,同时结合总集的发展实际,本书将女性诗歌总集(主要依据其编刊时间)分为清代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进行研究。清前期的上限为顺治元年(1644),故遗民选本和跨代选家在此之后编刊的亦归入清代,该时期的女性诗歌总集承晚明性灵的余绪而兴起。清前期的下限和清中期的上限定于乾隆初年,重要的原因是从乾隆朝开始直至危机隐伏的道光朝时局相对平静,女性文学呈现出万花为春的局面,为女性诗歌总集的繁盛期。清中期的下限和清后期的上限则定于道光朝,这段时间女性诗歌总集受到嬗变中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亦走向转型。清后期的下限原则上是宣统三年(1911),但是由于总集辑刊的滞后性,本书将一些晚清选家在民国初期编刊的总集也涵括在内。

其次是关于“总集”概念的界定。中国古代对于“总集”概念的认识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总集始于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隋志》总集类小序曰: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云集，日以滋广。晋代摯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罩奥而取则焉。^①

《隋志》认为，总集之祖《文章流别集》是在各家别集的基础上加以芟剪繁芜、荟萃精华而成的选本，此时的总集大都是选本。后人对总集的认识又有发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小序云：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故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藪矣。^②

可见，清代就已将“总集”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求精，以成为“文章之衡鉴”；另一类意在求全，以成为“著作之渊藪”。由上可见，早期总集以选本为主，即“采摘孔翠，芟剪繁芜”，到了清代，则是选本、全集并驾齐驱，或“网罗放佚”或“删汰繁芜”。但无论是重“选”还是重“全”，总集的编选都必须具备目的性、选择性、群体性和体例性等因素。因此，总集是编辑者按照一定编选标准和价值取向，在一定范围内辑选出相应的作品，并以一定的体例编排而成的作品集。

本书所论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是指清代男女编者按自己的编辑标准，从女性作品中辑选出相应的诗歌，按一定的体例编排，且以单行本形式刊行的诗歌作品集。其中既有“网罗放佚”类的总集，又有“删汰繁芜”类的总集，除此之外，还包括以“丛

^① [唐]魏徵等撰：《隋书》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经籍》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9—1090页。

^②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总集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

刻”方式编选的总集。丛刻式总集的主要特征是各家作品自为起讫,互不关联,可视作多家(至少不止一人)别集汇总而成的。但是,丛刻式的总集毕竟亦具备统一的作品编选标准与价值取向,这和前两种一般意义上的“总集”并无二致,故亦纳入本书研究范围。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明清女性诗歌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很多,但较少见到对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探讨。目前尚无对此进行独立研究的学术著作。一些关于女性创作研究的论著有所涉及,但未见专题论著。最早关注明清女性诗歌总集的是孙康宜,她在1992年撰写《明清女性诗歌总集及其编选策略》(Ming and Qing Anthologies of Women's Poetry and Their Selection Strategies)^①一文,按不同时期进行考叙,概述了十三部明清女性诗歌总集(其中清代十一部)的基本情况,虽然此文仅止于评介,但对于明清妇女诗歌总集的拓荒之功仍不可没。其后,孙康宜又撰文探讨了促成这些女性总集形成的主观动力,她注意到男性和女性在保存妇女诗歌上的共同动力,特别是男性文人在审美上对女性诗歌所具有的“清”这一品格的推崇。^②孙氏的观点对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女性诗集编纂的复杂动因以及选集策略与女性文学经典化的微妙关系颇有启发意义。北美的另一位女性文学的研究者方秀洁(Grace S. Fong)亦在其专著《作为作家的她:中华帝国晚期的性别、机构与写作》(*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① 收入《葛思德图书馆杂志》(*The Gest Library Journal*)1992年第5卷第2期。此文后来修改后重新发表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女性写作》(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eds.,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7-170)中。该修订稿又载于孙康宜著、李爽学译《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附录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6页)。本书所引用的是修订稿。

^② 孙康宜:《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载氏著:《耶鲁性别与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223页。

Imperial China)^①中专章探讨了明清女性选家编纂妇女诗集的文学实践,其中分别列举沈宜修的《伊人思》、季娴的《闺秀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沈善宝的《名媛诗话》这四部具有代表性的妇女诗集进行分析,指出女性批评家更倾向于标举“性情”“性灵”,但她们同时比男性批评家担负更多的“才德焦虑”,在编选实践中往往把作品的审美性置于第二位,而妇德的标准则是首要的。方氏认为女性编选家们把自己的编纂努力视作为妇女创造一个互相支持的共同空间,这为后来的学者从更广泛的范围探讨女性诗歌总集的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钟慧玲的专著《清代女诗人》^②在论述清代妇女文学兴盛的原因时,提到妇女选集的出现亦是促进妇女文学发展的一个因素,并分别从明代文人的编选、清代文人的编选、妇女的编选三方面较为粗略地介绍了明清男女选家编选闺阁作品的概况。郭延礼的《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一文^③以明清女性文学为例,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女性文学遗产做了初步梳理,并列举了清代女性编选历代女性诗文集的情形,但行文更多着眼于对明清文学外部特点的勾勒,对女性诗文集的诗学价值未做进一步的探讨。

除上述对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整体研究外,个案研究也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曼素恩(Susan Mann)的专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④在探讨盛清妇女文化时,就特别以恽珠及其编选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作为盛清时期妇学与才女文化的典范。曼氏指出,恽珠在编选中排斥青楼文

① Grace S. Fong, “Chapter 4 Gender and Reading: Form, Rhetoric, and Community in Women’s Poetic Criticism”, in *Herself an Author: Gender, Agency, 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pp. 121 - 158.

② 钟慧玲:《妇女选集的出现》,载氏著:《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0年版,第118—153页。

③ 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文学遗产》2002年第6期。

④ [美]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蓓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学的策略,反映了清代闺秀文化取代青楼文化的现象,也说明作为闺秀代表的恽珠本人如何意欲借编选当代妇女诗作,树立以妇德为中心的盛清才女文学的新典范。曼氏在高彦颐对晚明女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青楼”与“闺阁”、“妇德”与“才情”进行对比,揭示了由晚明到盛清女性的时代典范的一种移转。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女性诗歌总集所呈现的文学视野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与此同时,曼氏以恽珠为例的典型性,以及《国朝闺秀正始集》作为一部出自旗人家庭、主要是旗人妇女之手的作品,是否能传递整个盛清的才女文学的声音,也已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① 马珏坪、高春花的《〈国朝闺秀正始集〉浅探》^②探讨了《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成书、版本及其编选旨趣,认为恽珠在编选中推尊“雅正”又不乏灵活机动的策略,体现出传统的诗教观与女性诗学观的交融,并且也从自我文学价值的参与与认同、闺阁女性的生活展示、关于《红楼梦》的认知、女性读书的苦乐之境等方面考察了《国朝闺秀正始集》的内容和意义。但正如其论题所揭示的,此文还只是对这部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诗歌总集某些方面的初步阐释。李小荣《清代的性别与文本政治:以〈正始集〉为例》(Gender and Textual Politic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the *Zhengshiji*)^③则结合清代的文学思潮和总集编纂的背景具体分析了《国朝闺秀正始集》在定位和内容上的特点,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是恽珠这位女性选家展开编选的基本准则,也是其为闺秀诗歌争取话语权的一种文本策略,揭示出在建

^① 详见定宜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译后感》,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编:《清史译丛·第五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266页。

^② 马珏坪、高春花:《〈国朝闺秀正始集〉浅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③ Xiaorong Li, “Gender and Textual Politic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the *Zhengshij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9 (1), Jun. 2009, pp. 75 - 107.

构女性文学传统中女性选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除《国朝闺秀正始集》外, 闵定庆的《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①、付琼《〈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地位和特色》^②、黄湘金《晚明女性的才名焦虑——以〈国朝闺秀再续集〉为考察对象》^③等个案探讨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 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还存在着些许不足之处。当下为数不多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研究者意识到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是一个庞大的典籍遗存和显著的文化现象, 有宏观研究的必要, 但多局限于资料的整理和概述性的评介。个案研究则限于几个选本, 许多有特色、有价值的重要选本还未被注意到, 而且此类个案研究的缺陷是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群体特征。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一种研究通过整体观照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方式, 来较为全面深入地探讨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整体风貌。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对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目前也缺乏足够的关注, 除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附录^④中所列总集之外, 尚未见到其他收获。这些都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清代女性诗歌总集提供了空间。

鉴于这种研究现状, 本书主要从两方面着手进行研究: 一方面注重文献辑考, 对目前所搜集到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以朝代为序一一概述, 力图提供比较详尽的文献资料, 同时着重阐发清人编选的女性诗歌总集所具有的独特的文献价值; 另一方面, 采

① 闵定庆:《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1期。

② 付琼:《〈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地位和特色》,《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③ 黄湘金:《晚明女性的才名焦虑——以〈国朝闺秀再续集〉为考察对象》,载荒林主编:《中国女性主义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202页。

④ 胡文楷编:《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43—954页。

用整体观照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文献考证为基础,运用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研究方式,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总集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系统梳理清代女性诗歌总集的纂辑情况,深入地探讨其中所反映的诗学批评观念,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清代诗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将结合总集的具体特点,并不预先设定理论框架来填充材料,所以每种总集的阐释重点各不相同,在清代广阔的文学文化视野下,对女性诗歌总集的整体风貌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